

第五回 為衣食星卜設教

詩曰：

謾道文章不療飢，揮毫亦有賣錢時。
章臺街上九流士，金屋家中三教師。
儒者生涯無壟斷，書生貨殖有毛錐。
堪憐閨艷畫籌策，不敵奸人計謀欺。

卻說康夢鶴既善其言，依而為之，每日坐在館中看書，蕭然寂寞。人家看見一個新牌坊，都個個說：「揀擇日課，不是耍處，我須求那經用的老人家纔停當。這個後生家，不必問他，若是問卜書畫，這個無關性命，求他不妨。」又有人在傍說：「這個人書役且不會做，教書又做不得，如今復在那裏星卜。俗云：『一事成，百事精；一藝顛，百藝敗』。我曉得這個人，不良不莠，都是顛狂。」又有一二「半通識」之流在那邊議論說：「這個人學問稍稍通，不過命運未亨，為衣食所累故也。你若不信，我有一把白扇，到那裏求他一首詩，試他才能如何？」又有一人說道：「古詩我亦會念數首，他不過抄寫就是，何以見其學問？」又有一人道：「我們各限一個韻，出一個題目與他做，便曉得了。」三人遂齊到日課館中，惹得夢鶴心中想到：「我今日有利息了。」誰知都是要來試他。那人陪一面笑臉，對夢鶴道：「我們要求一求，不曉得先生肯否？」夢鶴道：「領教。」那人道：「外人都說先生狂顛，不曉得先生是真狂假狂？要求一首五言佳章。」大家發起笑來，說道：「你這個人更顛狂，怎麼好把這話對先生說！」那人道：「我心實抱不平之憤，要把這個話為題目，類字為韻。先生休怪了。」夢鶴道：「合當領教。外人小子無知壯士志，無怪乎流俗之譏也。但詩之事，弟極蓬蒿鉛槧，望諸兄休笑。」遂舉起筆來，不須思索，須臾立成。大家求讀一明白，夢鶴即讀云：

潦倒塵埃中，於今有數年。
花樓風雨夜，竹耐冰霜天。
我笑世愚昧，世譏我妄顛。
奮飛期後日，誰識此幽玄。

又一個人持出一幅箋紙，要七言律詩一首，以《菊生于六月間》為題，『青』字為韻。斯時菊未盛，花未開，實要難他。夢鶴又提起筆來，即題云：

四顧眾芳開滿庭，懶看金玉纔葉青。
甘心籬舍聊沉醉，翹足風霜來喚醒。
堪笑趨時何種種，可憐知己獨零零。
天生窮達無非運，願寄陶潛共一聽。

中又有一個人看他文字飛舞如神，忙忙走去街中，買一把金扇來，說道：「小弟斗膽，乞求一道賀壽詩，中要句句藏『詩酒』二字。」夢鶴又題云：

早期脫穎聊沉醉，對席無文俗了人。
寓目高懷五斗解，停杯覆甌三都新。
露漉增賞調商羽，珠玉揮成醉壽春。
椒柏長吟賀友飲，喜題時旨祝芳辰。

康夢鶴題完，讀與三人聽。大家不曉的是如何美，如何不美，但觀其舉筆如雷驅雨，揮毫如風掃地，滿紙如龍蛇飛舞，個個嘆服。那人道：「我明年覓一書館，尋幾個生徒來，請先生教書。比這生業又穩些兒，免被俗人譏謗。未知有當先生尊意否？」康夢鶴道：「小弟命途多蹇，讀書滿腹，不合時宜，區區株守館中，管窺天下，無計安枕。倘蒙垂顧，銘刻不忘。」遂拱了一拱，大家別去。

是晚，夢鶴歸家，對平娘嘆道：「士憎茲多口，流俗之輩皆說我顛狂，正是要利途反生謗門。纔有一二抱不平之心，要試我文墨，考我題詩，我即時問他題目，遂題云云。那人稱譽說明年要尋一館，請我去設帳，未知虛實何如。」平娘道：「君何患謗？必謗而後見君天下大才之人。不過盤根錯節，無以見利器，不經千回百轉，無以見人情；必有人謗我，乃有人成我。來年之學，妾卜是實的，不是虛的。」正是：

與世無爭守藩籬，因何蜂蝶亂侵欺。
一身成敗隨人轉，艷女胸中早度知。

過了來春，果不出平娘所料，忽見一人，手持一個關書，和幾個小子，遙指門首，施施然而來。那人道：「先生認得我麼？小弟前日說的，不敢失信，敬奉關書一紙，內題束金十兩，膳米四石，萬望叱存，並和生徒在這裏，要請先生即日開館。」康夢鶴道：「今日雖是吉辰，何其速也！小弟書籍行李收拾未便，另擇別日可也。」即約遲了五日，眾弟子方纔別去。

至五日後，正要起程，適逢平娘腹痛。夢鶴驚嚇，疑是搬出衣箱，動了胎神，卻教我怎好？夢鶴即淨口整衣，拂龜而筮，占得「澤風大過，三爻，動。」係己未日。夢鶴道：「不好了！是要生男子了。」平娘道：「生男子，怎麼又說不好？」夢鶴道：「《易》有之曰：『棟樑凶。』正應長男撓折之兆也。」平娘道：「盡信書不如無書，休信乎卦。」言未了，而腹愈痛。須臾，果生男子。夢鶴道：「好，好。今朝飲酒今朝醉，明日愁來明日當。」遂後亦歡喜不題。

且說夢鶴，幸得平娘生產明白，即到鄉村開帳設教。將近半年，虧了平娘在家守有夫之節。愁悶起來，閑看古書，見一篇古詩韻，不覺勃勃，欲筆題幾首古詩。正要下筆之時，忽聽得草履之聲，回頭視之，乃夫君夢鶴也，手持一柄破雨傘，足穿一雙草鞋，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坐在椅上長吁短嘆。平娘吃一驚，不知是甚麼緣故。原來這館中弟子多是洪初中的表兄弟。初中要報前日之恨，屢屢在他表叔面上說：「這先生先日經做書算，因不識字，被官府責逐，又在街上星卜，胡講亂說，被人稟報。」

是長于教讀，大家乃請他乎？」那學父說道：「或能或不能，我輩不識字，那裏曉得他？」初中復知夢鶴家貧，要討束脩之想，道：「這人口嘴不好，要睥睨罵人。」因假意入館，寫一張字，暗暗囑托一個年長的弟子，教他如此如此，那弟子不肯。忽一日，合當有事，那弟子讀書差錯，被夢鶴責了數板。那弟子惱將起來，不知己之不是，竟聽初中囑托，把一張字持與父親看。他父親不識字，怎曉得緣故，因問道：「這字誰寫的？」那弟子道：「是先生寫的。說束脩若不盡還，一個要打二十板，嘴裏又勞勞叨叨在那裏罵。」那學父持出與識字之人讀，盡是衙門的口吻。讀云：

讀書好事，拖欠束禮，惡俗可鄙。屢計數次，並無分厘，深可痛恨。今寫數字聞知，立等送還，不許挨延日子。倘再挨延，你等學生各責二十板，仍呈官究治，決不輕貸。各宜通告，凜遵毋違，速速！

那讀的人說道：「這口氣真是他寫的，他前日經走了衙門來，這等真個胡說！」眾學父聞知，發怒起來，遂不理不管他。大家商量道：「這先生教亦不是教書，不如辭他去罷。」大家即到館中，對夢鶴說道：「今七八月農忙之際，小子個個要樵牧，不得閑曠，請先生暫回，束金隨後送來，書籍著人和先生挑去。」夢鶴道：「何必挑書籍去，如此之速也？」眾學父道：「路途跋涉，寒館淒涼，免先生再來。」夢鶴道：「任人之事，務要勞人之苦，說那裏話。」眾學父道：「雖是這說，爭奈俺大家這七月要獲稻，八月要耕種，九月要菽苴，十月要收成，十一月採茶薪樗，不如就此罷館便了。若是束金，有托無負。」夢鶴微知其意，忽嘆一聲，相辭而歸，悶悶無已，一步分兩步。正是：

已道無翻覆，忽然猶變更。

貧窮當此際，不忍聽蟬鳴。

平娘問道：「君一去半載，回來宜喜，胡為不樂之甚？毋乃以妾之故而見忌乎？」夢鶴道：「不然。」遂將館中被嫌緣故一一說了。平娘聽了，怡怡自適，說道：「君何必憂焉？君不聞孔子見詛書社，麕裘被謗，文王拘囚羑里，不殄厥愠，而卒不損為聖人。展禽為士師三黜，子文為令尹三已，而卒不損為賢者。他如屈平之見放，張儀之被謗，司馬遷之腐刑者，何可勝數？大凡士君子卓然自命，不肯與世同塵，往往為流俗謗絕，大抵如斯。雖然，寧為流俗所棄，不為流俗所取。君何不樂天安命，淡然自得？而何苦乃爾乎？矧俺家衣食雖不至豐裕，然妾之女工亦聊足以清飢矣。君何患焉？」夢鶴聽了歡然喜樂。須臾，洗爵當前，夢鶴飲了數杯，仰觀壁上一首詩說道：「這詩清逸俊雅，思致蘊高，不失詩人之志也。文韻一筆。」平娘道：「不必步韻，另有《閨怨》，限韻之中要存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百、千、萬、丈、尺、兩、雙、半。妾正思索間，適遇君到，知懸在此，請君一筆賜示。」夢鶴詩思泉涌，頃刻間滿紙珠玉亂墜，持與平娘看。平娘接來一看，祇見上寫道：

萬疊雲山九曲溪，十年有夢半遼西。

八行錦字雙江鯉，一盞孤燈五夜雞。

六七釵環羞鬢懶，二三花柳妒眉齊。

樓高百尺愁千丈，四望淒涼兩淚啼。

平娘看完說道：「君有此捷才，且有此秀雅，真可與東漢詩人相頡頏。」夢鶴道：「鼓在內打，聲不見外響。賢卿嘖嘖稱譽，外人屢屢謗毀，教我怎麼好？」平娘道：「相識滿天下，知己有幾人？大抵人情多慕虛名，待郎君一舉成名時，即天下皆知其賢，豈獨區區一漳郡乎！今郎君年二十余，功名未就，雖有韓陸之才，李楊之學，夫孰從而信之？願君無怪乎流俗人也。」兩人談論相慰，不覺日已晚了。正逢六月十四夜·月白風清。二人開了後門到菜園中。這菜園約有二丈闊，四圍牆蔽，外面有數叢絲竹，能引清風，內面有數株桐柳，能勾月色，芳菲陰濃·麗麗鮮鮮，俯仰高興。既而夢鶴在月下顧盼平娘，百媚千嬌，宛若嫦娥下界，欲心難禁，抱住平娘，對了一嘴，要求合歡。平娘道：「幸有先人敝廬在，無端于露天之下，得毋近于淫蕩之輩乎？」夢鶴道：「念夫妻情分，不妨見這月下會佳期，愈加生色，望勿見拒。」平娘搖曳不肯，益生嬌態。夢鶴益生眷戀，無奈情牽意絆，即在這梧桐下，石片上，扶龍扶鳳，同入桃源洞了。那時月白風清，悠忽之間，黑雲滿天，狂風暴起，恍若神童子下降，宛如十八姨懊恨。平娘問道：「此何兆也？」夢鶴道：「天人同道，蓋夫婦和而雲雨交，天地和而雨澤降。德澤知俺雲雨交，而他亦要雨澤降也，何足異哉？」姑置不題。

且說夢鶴被奸人所弄，無學教讀之後，人人皆藉此為口實，每年設教，盡無終始，多者誤無書教。惟夫妻二人，清粥齏鹽，並無怨尤，祇樂於詩章而已。

忽一日，鄭判樞來報道：「康哥哥，你知之乎？文宗入省，約明日縣考，初三府考。」夢鶴慌忙買了卷筆，候次日入考。未知進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